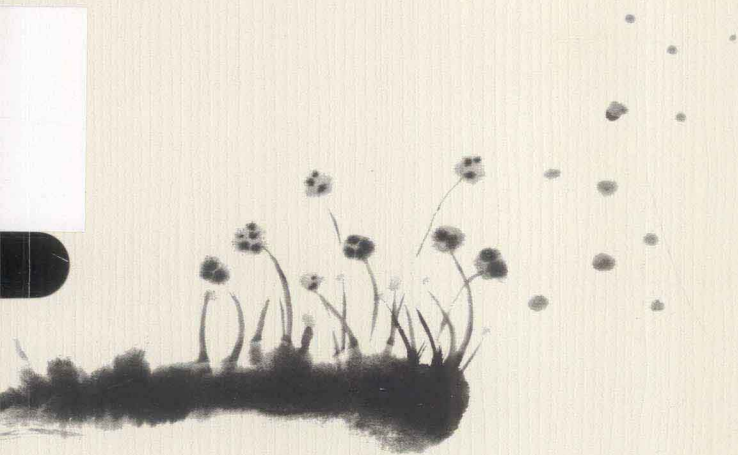




康香阁 主编

学术高端访谈 与研究



 人民教育出版社

学术
访谈

康香阁 主编

学术高端访谈 与研究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马长虹

封面设计:周方亚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学术高端访谈与研究/康香阁 主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8

ISBN 978-7-01-011959-5

I. ①学… II. ①康… III. ①名人-访问记-中国-现代 IV. ①K8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74266 号

学术高端访谈与研究

XUESHU GAODUAN FANGTAN YU YANJIU

康香阁 主编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2.75

字数:400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11959-5 定价:5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序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 陈高华

即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这部《学术高端访谈与研究》文集,是接续已经出版的《学术名家访谈录》之后,时隔仅仅四年,又一部匠心独运的学术精品。

通览全书,作者访谈了十三位著名专家学者,涉及历史学、考古学、哲学、文学、新闻学和生物学等多个领域。每篇访谈都是前有名家小传,后有探讨文章,与访谈内容相得益彰,便于读者延伸阅读,从而加深对相关学科的理解和认识。本书对于全面展示相关学科发展的历史进程,对于读者了解和把握相关学科的最新动态和未来走势,都大有裨益。

与之前的《学术名家访谈录》相比较,康香阁先生主编的这部《学术高端访谈与研究》文集,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其一,从访谈的范围来看,既注重德高望重的学术前辈,又更加关注各个领域学者中的后起之秀。据统计,中青年专家学者的比重,由原来的百分之二十五上升到百分之四十左右,同比上升十五个百分点,一批批五零后的专家学者走进了人们的学术视野,走进了大众传媒。

其二,从访谈的方式来看,不拘泥于已有的模式,而是根据每个专家学者的不同特点,进行灵活多样的访谈。《再访李学勤先生》、《再访红学大师周汝昌先生》,都是接续往年访谈之后,着重访谈他们不同的治学历程和研究方法,可以说是另辟新径。

其三,从访谈的学科来看,在原有的哲学、史学、文学、社会学、数学、生物学、天文学等十几个学科的基础上,访谈的领域不断扩大,学科的视角不断延

伸。新近访谈的考古学家刘庆柱先生、新闻学家梁衡先生等,对于扩大读者的文化视野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其四,从访谈的深度来看,能够围绕学科的前沿问题、热点问题,包括学科的发展等问题,展开广泛的、深入的探讨。例如对汤一介先生的访谈,可以同对乐黛云先生的访谈对读,从中能够更好地体会这对学界双璧的人生与治学。对王志新先生的访谈,还可以与前部文集中对邹承鲁先生的访谈对读,从中理解他们的师生情谊和学术追求。

大家知道,《邯郸学院学报》自创办以来,能够紧密地结合自身发展特点,先后开辟了“赵文化研究”专栏和“学术名家研究”专栏。相对而言,“赵文化研究”专栏立足于地方,“学术名家研究”专栏则面向全国。这种整体布局与综合考量,使《邯郸学院学报》成为了一本别具特色和影响力的杂志。

实际上,赵文化作为区域历史文化,也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它所体现的开放、进取和包容精神,也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讲,开辟“学术名家研究”专栏,也正是传承赵文化,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

《邯郸学院学报》开辟“学术名家研究”专栏,也正好搭建了这样一个平台,给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一个生动而又专业的展示机会。愿这个专栏越办越好,推出更多的名家名作,为我国的学术大厦增添新的风采。

是为序。

2013年7月10日

目 录

序	陈高华(1)
---------	--------

历史学家

李学勤教授	(1)
-------------	-----

再访李学勤先生——治学经历(1955—1976)	康香阁(3)
--------------------------------	--------

李学勤先生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	王泽文(17)
----------------------	---------

师从李学勤先生学习甲骨文琐忆	任会斌(25)
----------------------	---------

刘庆柱研究员	(31)
--------------	------

著名考古学家刘庆柱先生访谈录	康香阁(33)
----------------------	---------

朱绍侯教授	(55)
-------------	------

史学大家朱绍侯先生访谈录	康香阁(57)
--------------------	---------

朱绍侯与军功爵制研究	陈长琦(75)
------------------	---------

朱绍侯先生与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研究	龚留柱(85)
------------------------	---------

朱绍侯先生与中国古代史教材建设	李振宏(96)
-----------------------	---------

安作璋教授	(111)
史学大家安作璋先生访谈录	康香阁(113)
安作璋先生与秦汉史研究	陈乃华(131)
安作璋先生与山东地方史、齐鲁文化研究	张仁玺(139)
安作璋先生的学与术	陈 虎(148)

哲学家

汤一介教授	(159)
国学大师汤一介先生访谈录	康香阁(161)
张立文教授	(179)
著名哲学家张立文先生访谈录	康香阁(181)
记张立文先生的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	李会富(199)
张立文先生与“传统学”创构	张瑞涛(208)
略论和合生生道体	王 颢(216)
方立天教授	(223)
佛学大家方立天先生访谈录	康香阁(225)
略论方立天先生对中国佛学研究的学术贡献	刘泳斯,张雪松(244)

文学家

周汝昌研究员	(251)
再访红学大师周汝昌先生	康香阁(253)
乐黛云教授	(267)
著名学者乐黛云教授访谈录	康香阁(269)
王一川教授	(285)
著名学者王一川先生访谈录	苗 雨(287)

叶舒宪教授	(297)
叶舒宪:文学人类学是衔接“世界眼光”和“中国学问”的桥梁 ... 于玉蓉	(299)
“孤岛”试验田的学术新探索	杨 朴(306)

新闻学家

梁衡教授	(311)
著名学者梁衡先生访谈录	康香阁(313)
在没有新闻的角落发现新闻	董 岩(330)
梁衡新闻学术研究的方法论探析	来向武(337)

科学家

王志新院士	(343)
著名科学家王志新院士访谈录	康香阁(345)

综述书评

让学术回归大众	刘仰东(352)
读懂大师 独树一帜	贾永生(354)



李学勤教授

李学勤教授,男,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和文献学家。1933年3月生于北京,读书于清华大学哲学系。1952—1953年,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参加编著《殷虚文字缀合》。1954年起在中国科学院(后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历任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研究员。1985—1988年任副所长。1991—1998年任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第一、二届委员。

现任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历史系/思想文化研究所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汉学研究所所长,兼任多所大学教授,中国先秦史学

会名誉理事长,楚文化研究会理事长,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专家组成员,“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专家组组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二至四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

1984年获“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91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1年被评为“九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突出贡献者”,2002年获“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称号。

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起,多次在欧美亚澳及港台地区任教讲学,如:1981—1982年任英国剑桥大学克莱亚堂客座院士,1985年任日本关西大学客座教授,1988年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远东史系客座教授,1990年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校聘教授,1993年起任泰国华侨崇圣大学名誉教授,1998年任美国达默思大学蒙哥马利教授,2001年任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2003年任韩国明知大学客座教授。

1986年被推选为美国东方学会荣誉会员,1997年当选为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李学勤先生长期致力于汉以前的历史与文化的研究,注重将文献与考古学、古文字学成果相结合,在甲骨学、青铜器、战国文字、简牍帛书及其相关历史文化的研究领域,均有卓越贡献。主要著作:《殷代地理简论》(1959)、《东周与秦代文明》(1984)、《新出青铜器研究》(1990)、《比较考古学随笔》(1991)、《周易经传溯源》(1992)、《简帛佚籍与学术史》(1994)、《走出疑古时代》(1995)、《四海寻珍》(1998)、《夏商周年代学札记》(1999)、《重写学术史》(2001)、《中国古代文明十讲》(2003)、《中国古代文明研究》(2005)、《青铜器与古代史》(2005)、《李学勤讲中国文明》(2008)、《李学勤早期文集》(2008)、《文物中的古文明》(2008)、《李学勤说先秦》(2009)、《古文献丛论》(2010)等30余种,学术论文600多篇。有的已有英、日、韩译本,多种获奖。

再访李学勤先生

——治学经历(1955—1976)

康香阁

去年秋天,我去拜访著名编辑学家、《北京大学学报》原主编龙协涛先生。当谈到季羨林先生的话题时,龙先生说,季先生是解放前成名,新中国成立后去世最晚的一位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他的去世标志着老一辈国学大师时代的结束。我问道:在当代学术界中,谁能接续季先生担当起国学大师的重任?龙先生说,那就是清华大学的李学勤先生了。这促使我产生了再次采访李学勤先生的愿望,经过多次联系和准备,有幸再次采访到了这位继往开来的史学大师。

甲骨文研究

康香阁:李先生,您好!2005年我给您做过一次访谈,那次是从您的少年时代谈起,谈您七八岁时喜欢读《科学画报》,中学时读到金岳霖先生的《逻辑》考进清华大学,由喜欢逻辑符号到迷恋上甲骨文符号,并最终走上研究甲骨文之路,一直谈到1954年。访谈的内容和组织的相关研究文章刊登在《邯郸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2009年又被收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学术名家访谈录》一书。《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分别为这部著作发表了书评。

今天,我们接着上次谈,从1955年开始。1955年4月您和郭若愚、曾毅公先生合作的《殷虚文字缀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这部著作在书店里已经看不到了,为了做好这次访谈,我委托朋友专门从国家图书馆进行了全部复印,整部书都是甲骨图版,八开本,正文242页。全书可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郭若愚先生缀合的第1号至第324号甲骨图版;第二部分是您和曾毅公先生缀合的第325号至第482号甲骨图板,非专业读者看这部书就像是看天书。我想,站在今天的角度,回过头来看55年前出版的这部著作,请您谈谈当初这部书的编纂情况。

李学勤:这部书我自己都没有了,“文革”期间散失了。谈这部书的编纂情况,还要从殷墟的发掘说起。殷墟发掘是从1928年秋天开始,到1937年抗战爆发被迫停止。这期间一共进行了15次发掘,前9次,和第13、14、15这三次都有甲骨文出土,中间那几次发掘的是侯家庄殷代大墓,未出土有字甲骨。当时发掘出土的甲骨是很多的,但发表的很少。只有第一次发掘的甲骨,由董作宾先生写成《新获卜辞写本》,在《安阳发掘报告》发表了,在这之后,他还发表过《大龟四版考释》,但绝大多数甲骨材料是没有发表的,即使发表过的,也不很完备。

康香阁:这么重要的材料,为什么没有发表呢?

李学勤:因为形势出了问题。抗战一爆发,这些甲骨就随着历史语言研究所不断地迁移。先迁到长沙,再迁到昆明,最后到达四川宜宾南溪。在迁移途中,翻山越岭,甲骨破碎了不少,整理工作时断时续,也没有条件出版。抗战胜利后,1946年冬,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回南京,开始将发掘的成果《中国考古报告集·小屯》陆续出版,《小屯》这套书里边有《殷虚文字甲编》和《殷虚文字乙编》,《甲编》收录的是第1—9次的发掘,《乙编》收录的是第13、14、15次的发掘。当时的印刷是在香港。《甲编》的出版是在1948年,《乙编》分上中下三辑,上辑和中辑的出书已经到了1949年。出版后看得到的人很少,当时正是解放战争,不能普遍发行。《乙编》的下辑还没有来得及印刷,已经解放了。1948年底,史语所迁往台湾,这批甲骨材料印成的书,就留在大陆了。特别是《乙编》,解放后不好公开卖,1950年成立中国科学院,这批书就在科学院内部卖。我那个时候自学甲骨文,听说了这个事,经过人介绍,就买了一部《乙编》的上辑和中辑。书价是当时的人民币50万元,就是今天的50块钱,这在当时是很大的一笔数字,我的家境不是太好,买起来非常困难,最终家里还是支持,给我买了一部。买到之后,如获至宝,我就自己看。

康香阁:为什么舍得花这么多的钱买这部书呢?

李学勤:这是当时发表的最重要的甲骨材料。那个时候,学术界正在开展“文武丁卜辞”的争论,起因是由董作宾先生为《殷虚文字乙编》写的一篇序引起的。《乙编》最重要的内容就是第13次发掘的YH127坑,这是一整坑的甲骨,有一万多片,是历次发掘中发现甲骨最集中、最多的一批,非常重要。董先生在这篇序里就讲,在YH127坑里头发现的大部分是武丁卜辞,还发现一部分

是“文武丁卜辞”，说是“揭穿了文武丁卜辞之谜”，并且由之创立了把殷墟甲骨分为新旧两派的说法。大家看到《乙编》和这个序，研究之后，就有人提出了不同意见，从而引起了一系列讨论。陈梦家先生写了《甲骨断代学》，1951年开始在《燕京学报》上陆续发表，不同意董先生的观点。陈梦家认为董作宾所说的“文武丁卜辞”其实也是属于武丁时期的卜辞，并不是文武丁时期的卜辞。从武丁到文武丁这中间相差四辈，差别很大了。后来，这个资料传到日本。日本的贝塚茂树和伊藤道治两先生合写了《甲骨文断代研究法的再检讨——以董氏的文武丁时代之卜辞为中心》一文，发表在1953年日本《东方学报（京都）》第23册，和陈梦家先生的观点基本一致。这个争论当时很重要，我非常关注这个争论。我看到《乙编》之后，目标很明确，就是研究“文武丁卜辞”的问题，希望把疑问搞清楚。我发现里边有好多甲骨片可以拼缀起来，所以做了缀合工作，很多人知道我在做这个事。

这时发生了一个情况，就是上海博物馆的郭若愚先生，那时我们没有见过面。后来，我们成为《殷虚文字缀合》的合作者。郭若愚先生拿到《甲编》和《乙编》这批材料后，也在做拼缀。曾毅公先生我认识，他在北京图书馆金石部，是专门拼甲骨的，出版过《甲骨缀合编》。我是想研究文武丁卜辞的，我们做的方向不太一样。郭若愚先生很快就做出了成果，他把书稿寄给郭沫若先生，郭沫若先生是科学院院长，就把书稿转交给考古所所长郑振铎，郑所长把书稿交给陈梦家先生。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陈先生已调到中科院考古所工作。陈先生看了书稿以后说：这个书稿很好，但还可以校补。北京还有两个人在做这个工作，一个老的，一个小的。老的是曾毅公先生，《甲骨缀合编》是陈梦家先生写的序，小的就是我。郑所长说你把他们俩找来，就这样我到了考古所，做的工作就是校看郭若愚先生的稿件，还有我们给它补充了一些甲骨。你看到《殷虚文字缀合》之后就会发现，后边我和曾毅公先生缀合的那部分错误比较多，因为没有人给我们校，情况就是这样。

康香阁：从现在来看《殷虚文字缀合》还有哪些方面的价值和影响？

李学勤：当时编辑出版《殷虚文字缀合》是基于这样的想法，经过连年战争，刚刚解放，百业待兴，《乙编》的下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出版，就先做《乙编》的前两辑的缀合工作吧。实际上，《殷虚文字乙编》的下辑1953年台湾就出版了。下辑传到北京之后，1958年考古所把它影印出版，但我们1953年编好的《殷虚文字缀合》已经在1955年印行了，赶不及使用下辑的甲骨材料。你想想，

我们只是根据一部分材料,《殷虚文字乙编》有三本,我们只有两本,材料不全。

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张秉权先生也做这个工作,他先后编了《殷虚文字丙编》,有8本书,他是根据甲骨文原物来拼缀的,他有甲骨原物在那里,我们是按图版来做的,所拼的图版和原物比对能不能拼在一起,还不一定,当然他做得更好。所以我们说,从今天看来《殷虚文字缀合》的意义不是太大,它被后来的一些著作超越了。但它在台湾出版的《乙编》下辑和《殷虚文字丙编》未传到大陆之前,还是很有意义的。正如郑振铎先生在该书的序言中所说“为研究甲骨刻辞的学者们提供了比较完备的资料”。另外就是,我们拼缀的不仅是《乙编》的甲骨,还有《甲编》里的甲骨,《丙编》仅仅是拼缀《乙编》的甲骨。

康香阁:在《殷虚文字缀合》中,第325号到第482号甲骨图板是由你和曾先生缀合的。这其中第354号甲骨图版占卜的是“风”,我觉得很有趣。现在普遍认为“风”只是传说中的一种神鸟,实际并不存在,那时真有“风”吗?

李学勤:根据甲骨文记载,风在殷代是实有的动物。第354号甲骨图版是一片腹甲,上面刻着如下卜辞:“甲寅卜,呼鸣罗,获风?丙辰,获五。”这一辞的意思是:在甲寅这一天占卜,名叫作鸣的这个人设好罗网,能捉到风吗?后来到了第三天丙辰,果然捉到5只。这条卜辞是殷王武丁时代的。由此可见,当时确有名叫“风”的鸟存在,而且它们是成群的,可以用罗网来捕捉。从宋代出土的周初的铜器铭文里也发现有捕捉到风的记载。这种风当然一点也不神奇,根据字的形象看来,不过是一种有很长的尾羽的鸟类罢了。这是20世纪50年代我在一篇小文中讨论的。

康香阁:从1954年开始,您从考古所调到新成立的历史研究所二所做侯外庐先生的助手。就在这一年,你才21岁,就基本完成了你的第一部专著《殷代地理简论》,并在1959年出版。从书名上看这是一部研究殷代地理的书籍,当我真正看到这部书全文的时候,还是吃了一惊。因为它不是我想象中的用一般读者都能容易读懂的语言来论述殷代地理的一本书,而是利用甲骨文等材料来研究殷代地理的一本很艰深难懂的著作。毋庸置疑,这是新中国第一本系统利用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材料来研究殷代地理的专门著作。《殷代地理简论》是你的第一部专著,它的成稿已经56年,正式出版也有51年了,请谈谈当初撰写这部书的目的主要是想解决哪些问题?

李学勤:《殷代地理简论》是我早年的作品。正如你所说,对一般读者来说,

确实难懂,解释起来很困难。简单地说,这本书主要是根据殷代的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史料,试图通过排谱的方式解决这样的问题:(1)殷代中国(商王朝)的政治地理结构是怎样的;(2)殷代王朝的疆域有多大;(3)商王朝主要城市的位置和山川的名称;(4)商王朝以外有哪些方国,他们与商的关系如何;(5)商王朝对外战争的地理问题等。全书分为三章:第一章为“殷,商与商西猎区”,第二章为“帝乙十祀征人方路程”,第三章为“殷代多方”,最后附录“殷代王卜辞分类表”。殷代历史地理的研究是甲骨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对殷代地理缺乏足够的了解,就会影响充分理解当时的历史事件。

康香阁:对我们青年学者来说,做研究确定选题很重要。请问你是怎样选中这个题目开展研究的?

李学勤:撰写《殷代地理简论》是受到董作宾先生《殷历谱》的启发。《殷历谱》在当时特别有名,是抗战以后出版的,这部书的一个最大特点是排谱。甲骨卜辞一片一片之间是有联系的,比如说,今天卜了三版,明天卜了两版,后天又卜了三版。在这三版、两版和三版互相之间是有关系的。同时,一件事可能要占卜好几版,有关联的事可以串联起来。比如,我今天占卜祭祀,只是占卜要不要祭祀?下次我再占卜用什么祭祀?决定用牛还是用羊。再下次我可以占卜是用三头牛,还是用五头牛祭祀等。你要研究这些祭祀问题,就需要找出这几版不同甲骨之间的关系,把它串联在一起,就叫排谱。刚才我说的缀合,是把一版破碎的甲骨,经过拼缀,尽可能恢复的它的原状。排谱不同于拼缀,是把它的卜辞连起来。

说实话,当时我就不相信董先生《殷历谱》所讲的这个历法是所谓“殷历”,我在《简论》中已有所表述。董先生以为他讲的就是“殷历”,其实是不对的,到今天已没有人相信这概念了。可是《殷历谱》的排谱方法很好,我觉得还有一种排谱方法,不是用时间来排,而是用地理来排。比如行军打仗,我们从安阳出发,到邯郸、邢台、保定,一直到北京,这是有次序的。这次行走路线是这样,下次走还是这样,我以地理为线索把相关的甲骨卜辞串起来,进行排谱。这项工作主要是在1952年、1953年做的,1954年做出了初步成果。我到历史所就不能做这项工作了,因为我的主要工作是做思想史。那时不停地搞运动,书也不太好出版,我利用业余时间做一些修改,到1959年还是出版了。

康香阁:2008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将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发表的论著汇集

成《李学勤早期文集》出版,该文集虽然收录的还不太完整,比如,《战国器物标年》一文就没有收录,但还是让读者看到了你年轻时的大部分作品,真是办了一件好事。目前,这本书在书店已销售一空,我是辗转几次才买到一册。读了本文集,我发现里边有多篇文章都闪耀着创新的光芒。其中有一篇叫作《评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发表于《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在文中提出了你的甲骨文分期等观点,应当说这是你早期的一篇重要成果,请谈谈这篇文章的情况。

李学勤:看来你确实下了一番工夫在读我的作品,我应当感谢。20世纪50年代我在甲骨学方面的工作,基本上是环绕分期问题的。在《评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一文中,我提出了甲骨卜辞的“分类”和“断代”的区别。当时我用这样的话表述了我观点:“卜辞的分类与断代是两个不同的步骤,我们应该先根据字体、字形等特征分卜辞若干类,然后分别判定各类所属时代。同一王世不见得只有一类卜辞,同一类卜辞也不见得属于一个王世。”这个观点是由考古学原则推导出来的,后来成为殷墟甲骨新的分期学说的基础,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

康香阁:1958年您在《考古学报》第1期发表的《帝乙时代的非卜辞》一文中,提出了殷墟甲骨文中“非王卜辞”的观点,在甲骨学研究中这同样是一个重要的观点。“非王卜辞”这个概念是你首次提出来的吗?请讲讲“非王卜辞”的情况。

李学勤:你说的不错,“非王卜辞”这个概念是我提出的,我对“王卜辞”和“非王卜辞”的区别试做了界定,这个观点为新的考古发现所证实,从而得到学者的承认。

在我提出“非王卜辞”概念之前,研究者认为甲骨卜辞都是“王卜辞”。所谓“王卜辞”就是说甲骨卜辞占卜的主体都是商王本人,占卜的内容均和商王有关。这个是罗振玉1910年在《殷商贞文字考》一文中提出来的,从此研究者都认为在安阳小屯出土的甲骨卜辞全部是王卜辞。我在对《殷虚文字乙编》的研究中发现有些卜辞的主体不是商王。我从YH127坑这批甲骨中就发现了几种卜辞不是属于商王的,我把它们称之为“非王卜辞”。在《帝乙时代的非王卜辞》一文中,我曾对“非王卜辞”的特征作过总结,共有四点:(1)问疑者不是商王。(2)没有王卜,辞中也不提到王。(3)没有商先王名号,而有另一套先祖名号。(4)没有符合于商王系的亲属称谓系统,而有另一套亲属称谓系统。我提出“非王卜辞”观点受到日本贝塚茂树先生论文的启发,他叫“王族卜辞”、“多

子族卜辞”，但我提出的“非王卜辞”这个概念的范围要广泛得多。

康香阁：甲骨学研究随着新甲骨的出土和新方法的使用，会使原有的观点有所改变，您在这一时期写的文章中提出的观点，在现在看来做了哪些改进？

李学勤：你说的不错，确实这样。我在20世纪50年代写的一些作品，其中的一些观点已随着新材料的发现和新技术的引入而得到了改变。比较明显的就是甲骨分期观点的改变。

刚才我们不是讲当时有争论吗，20世纪50年代甲骨分期的讨论主要是围绕“文武丁卜辞”展开的。分两派，董作宾先生是一派，他认为在YH127坑里头发现了“文武丁卜辞”。陈梦家先生是一派，他们认为在YH127坑里头发现的所谓“文武丁卜辞”其实也是武丁卜辞。在当时，我的看法是倾向于董作宾的，为什么呢？董作宾把甲骨分为五期。武丁第一期，文武丁是第四期。后来我们讲的历组卜辞属于第四期，是当时公认的。董先生提出的“文武丁卜辞”却遇到了不同意见。我经过研究，找到了“文武丁卜辞”和历组卜辞之间联系的证据，这个证据今天还是成立的、正确的。这样，我就支持董作宾的观点。而且我认为有的“文武丁卜辞”确定的时间还不够晚，还写了《帝乙时代的非王卜辞》一文，把有的卜辞认定到帝乙时期，即第五期，但总的来说，是支持董作宾先生一派的。

可在这一点上，实际上是我错了。到了1960年以后，我就改变了我的观点，因为后来有些明显的证据能够证明“文武丁卜辞”应该排在早期，不能排在晚期。我又回过头来重新检查我20世纪50年代发现的“文武丁卜辞”和历组卜辞之间联系的证据是否有错，检查的结果并没有错。那么“文武丁不”如何能够排在早期呢？这真是一个恼人的问题。后来，我通过对文体的演变，卜辞的文例，历组卜辞出现的人名、占卜的事项和称谓等方面作综合研究后发现，解决的方法就是将整个“文武丁卜辞”和历组卜辞都朝前移，就是过去公认第四期的，实际上已不是第四期了，应该是第一期了，这是我提出来的，现在已得到了不少学者的认可。当然，第一个提出来历组卜辞早的不是我，是明义士提出来的，但明义士看到董作宾1933年写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之后便放弃了他的观点。

从现在来看，我那时写的有关甲骨分期的小文，最多只能说得失参半。我一度支持“文武丁卜辞”说，是错误的。董氏五期分法之所以为学术界采用，是因为它以当时的考古成果为依据。陈氏的新说主张“文武丁卜辞”其实是武丁